

邓荣栋◎著 纪连海◎审订

挑灯看清朝

当年明月好友邓荣栋接力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带您挑灯看清朝

【第一卷 顺治卷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挑灯看清朝

纪连海审订

邓荣栋◎著

当年明月好友邓荣栋接力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带您挑灯看清朝

挑灯看清朝

本书从李自成进京写起，写了李自成的结局，写了顺治入关，写了崇祯亡国自杀，最后，本书详细讲述了清初三大战役，孝庄下嫁，董鄂妃之诞，顺治出家。本书采用幽默的笔法写作，同时加入了对先秦诸子的诙谐解读。用阳谋来写历史。

历史试。

第一卷 顺治卷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挑灯看清朝·顺治卷/邓荣栋著. —武汉:崇文书局,
2009.11

ISBN 978-7-5403-1635-8

I. ①挑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清前期
IV. ①K2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8394 号

挑灯看清朝·顺治卷

出 版:崇文书局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
邮 编:430070
发 行:崇文书局(027-87679712)
经 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(0716-8321583)
开 本:710 × 1010mm 1/16
字 数:220 千
印 张:17.5
版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1635-8
定 价:26.80 元
编辑邮箱:wangcy0110@sina.com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序

非常幸运，得见邓荣栋的《挑灯看清朝》第一部，我等着这本书，足足一年。

邓荣栋与我是老朋友了，从他的第一本开始，我便一直关注。邓荣栋虽然行文诙谐，然做事严谨，加上自幼接受国学训练，对中国文化多有体悟，故而，我对他期望很大。

我读过他的前两本书，虽然写得不错，但是，仍然有所不足。我说的不足，是邓荣栋很因循，两本书读下来，给我的感觉是，邓荣栋难道真的“江郎才尽”？

但这本书出来，让我改变了想法。

去年春天，邓荣栋跟我说，要写一部文化清史：不但写清史，而且要传播中国文化；不但要严谨，而且要好读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因为清史浩繁，而中国文化更加繁杂。要讲清史，又要讲中国文化，还要写得好看，堪比小说，怎么可能？

一年来，邓荣栋沉寂了，没有与我联系，他好像从人间蒸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突然有一天，邓荣栋送给了我《挑灯看清朝》第一部顺治卷。我释然了，这本书难道真的出自于这位只有22岁的年轻人之手？文字老道，思想成熟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

然而，细细一想，我也不感到诧异。

我知道，邓荣栋自幼对国学就很有兴趣，父亲引导他背诵国学经典。他至今仍能大致背诵《四书》，特别是对于《周易》全篇经传，他竟能熟练背诵，达到烂熟于心的地步，对于中国文化，说他很是了解，应该不为过。

除了中国文化，邓荣栋对清史也情有独钟。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实录》是邓荣栋常翻阅的书籍，康熙朝的《起居注》，文字枯燥，邓荣栋竟然也读得饶有兴味，我

很佩服，读这些正统史书的同时，邓荣栋也时常阅读清朝笔记小说。

尽管如此，邓荣栋仍在书房中沉寂了一年，才得以完成这部作品的第一卷。

当然，有了知识的储备，还要有艺术的情怀，邓荣栋毕竟不是写的学术著作。让我欣慰的是，这本书非常好读，《挑灯看清朝》我是几个小时内就读完的作品，因为这本书，真是让人爱不释手，一读便停不下来。

子曰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

我只能这样来评价邓荣栋的这本书：

邓荣栋要借这本书传达的：是朗朗乾坤的大道，是高贵无邪的品德，是仁者爱人的达观，是逍遥遨游的修养。此书是一个学者对世道人心的考察，是一个作者对人情冷暖的哀悯。

邓荣栋借顺治当皇帝，表达了人性的贪婪与邪恶，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的“无欲则刚”；借南明王朝史可法的壮举与马士英的懦弱，表达了大丈夫的高贵与卑贱小人的无耻；借多尔衮的遭遇，表达了对人格评价的复杂性，史笔如铁，难道史官文化，真的就那样客观公正，不偏不斜？借小南明王朝的灭亡，传达了人生的悲苦，做人苦，做皇帝会更苦。

最让我感动的，是邓荣栋借董鄂妃的遭遇与顺治出家，传达佛教文化的必要。邓荣栋时常对我说：人到伤心方为佛。邓荣栋在写这部分的时候，恰好承受失恋的打击，我当时真担心他挺不过来。所以，他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顺治与董鄂妃的：皇帝是皇帝，但是，皇帝也仅仅是一个普通人！

邓荣栋描绘了佛家的解脱之道，这便是邓荣栋的“少年维特之烦恼”，他最终从情感的阴影中走出来了。邓荣栋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人：他喜欢弹奏琵琶，吹奏笛箫，烹饪水平也是很不错，所以，在整部书中，邓荣栋的思想始终是坚强的。

天行健道，君子自强。我最钦佩的，其实不是邓荣栋的学识与文章，而是邓荣栋的为人，交往一年有余，邓荣栋上进心强，礼貌周全，老实诚恳，极尽孝道，善于言谈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！

我是一个老师，我教过很多孩子，邓荣栋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。我时常在想，是不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传统文化缔造了他，文化可以造就人，所以，我希望更多的孩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。

《挑灯看清朝》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中国文化寓于历史故事中，让人能够活学活用，得到启发。居于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建议众多家长，请把这本书作为教育孩子国学的不错选择。

总之，我认为，这本书，是邓荣栋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，是值得我认真阅读，并且收藏的一本书；也是每一个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值得一读的书。

是为序！

纪连海

2009年10月5日于北京



自序

已经写了两本有关历史的书，本来暂时不想写，但是，思考六个月后，我依然拿起了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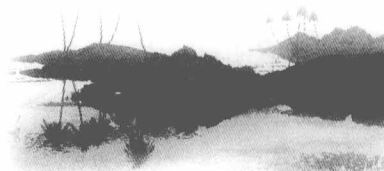
写有关历史的书，实在是一件劳累活。连续数月埋首于线装古籍中，不管你如何坚定，你的身体总是试图与你的信念相抗衡。习惯于眺望的双眼死死盯住竖排的繁体古字，习惯于行走的双脚始终停驻书房的平坦地板，不自觉的反抗与自觉的压抑日夜不停地对峙与搏斗。

与此同时，你还必须面对历史的兴亡更替、跌宕起伏。历史的大喜悦亦或是大悲戚，你始终只是一个观赏者，喝彩或棒喝之后，必须回归人情的冷漠与理性的严峻，然后涂涂抹抹。

我很想轻松，但是，我很难轻松。鼓角争鸣早已远去，边城烽火已然熄灭，夕阳下的断壁颓垣，掩映锦绣河山，浮现的不是歌台舞榭，而是哀号与呼救，千军万马，流血漂橹。

面对历史的厚重，有人选择了退避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贯看秋月春风；有人选择了顺从，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；有人留下了一声浩叹，把历史的模糊坦然递交给满首皓发，一篇读罢头飞雪，但记得斑斑点点，几行陈迹；还有人记录下历史的嬉笑怒骂、尔虞我诈，传递给现代人一根魔杖，心机与圆滑，算计和机巧，历史黑暗得让人惊悚。

如果历史仅仅是为了让人退避的，那么，又有谁人，真正退出了历史？如果历史仅仅是为了让人顺从的，那么，人类岂不是坦然于历史的奴隶？如果历史只能让我们敬畏与浩叹，那么我们又需要敬畏浩叹什么？难道仅仅是那肮脏的





嬉笑怒骂、尔虞我诈？抑或还有其他？

心头埋藏的这些疑问，被始终萦绕在耳旁的呼唤惊醒了：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”。告诉我这个命题的，是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。柯林伍德认为：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，历史学的证据不是证词，而是古人的思想方式，它们同时也是今天思想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思想方式，我称之为历史文化惯性。

于是，我退避出了故旧纸堆，把目光投向了先秦的诸子们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时代称之为“轴心时代”，在这里，呈现出全人类的思想范式与行为模式，一直延伸到现代。

但是，当我翻阅先秦诸子的时候，我显得抖抖索索。西方的现代思想早已像洪水一样，蚕食了诸多文化，我们两千年多前的中华文明，还能否在这个错位的时代大放光彩？我脑中始终萦绕着亨廷顿教授的《文明与冲突》，一种文化的生存是否总以击败它的对手为其代价？

然而，在读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《展望二十一世纪》后，我的疑虑消除了，在这本上世纪70年代的对话录中，汤因比先生深刻地指出：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他指的不是中国政治，不是中国军事，也不是中国经济，而是中国文化。

文化到底是什么？文化不仅仅是尘封的经典古籍。文化反而更是一种历史的沉淀，具备某种文化之人，都有共通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逻辑，这便是瑞士哲学家荣格所谓的集体人格。

所以，当我细阅诸子思想以后，又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历史，把历史人物的具体行为轻轻剥落，留下的，依然还是诸子的思想，我想，这就是我为之感动并要传达的中国文化了。

有了上述的知音，耳畔似乎响起了祖先的铿锵音响，我觉得，应该拿笔了。祖先们有的就像一个唠唠叨叨的乡村老妪，有的则像青灯古殿中的一尊威严佛祖，正襟危坐，一言不发。但是，所有的祖先，都有一个朴实的愿望，让后代能在闲暇时刻，驻足缅怀一下他们。

于是，我从先秦出发，走过了秦汉，走过了唐宋，也走过了元明，心情变得激



情澎湃。唐朝的璀璨与宋朝的熙和，元朝的广博与明朝的繁荣，洗刷了我身上的最后一点自惭形秽，最后，我走到了清朝，我停住了脚步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呢？我不断地反问自己。

它收编了中国的所有文化，整理出了很多古籍，厚厚一摞《四库全书》就是明证；但是，它也让中国文化饱经浩劫，一度走到灭绝的边缘，最终，我幸运地看到，我们挺过来了。

就从它落笔了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惊叹于清朝的历史与文化的吻合。我借顺治统一中原来讲中国兵家思想的具体运用；借康熙治国传达儒家的政治思想；借短暂的雍正王朝来写法家的必要；借清朝鼎盛的乾隆时期，来传达中国“外儒内法、济之以道”的完整治国理念。

我们常说清朝是一个异族入侵的朝代，其实不是，是汉族战胜了满族。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哀，不是没有国家，是丧失了一个民族的文化，平心而问，今日满族人识得满文尚有几入？

所以，清朝是中国的清朝。它不同于元朝，元朝人对以汉文化充满着抗拒，而清朝统治者们，他们一开始，就向汉文化称臣，他们只敢用汉族圣人的口气来发布命令，号令于国。

当然，还要继续。借嘉庆与道光，来探讨中国文化自身无法克服的诸多矛盾。再以后的岁月，总让人感到惊心动魄，湘军与太平天国，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思想的第一次较量；还有洋务运动，开始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；从戊戌变法、预备立宪再到辛亥革命，这是一条怎样的政治近代化道路？直到新文化运动一声疾呼，打倒孔家店，中国文化到底路在何方？

想了这么多，我终于释然了。释然于人类的脆弱，历史的大势真的就能由人类而轻易逆转？嬉笑怒骂、尔虞我诈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无奈顺从，阴谋权术也仅仅是看不见的小聪明，真正的大智慧，是我要借清朝传达的诸子之道，所有的人生权术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对它的简单演绎。不讲阴谋，我又能讲什么呢？《易传·系辞》云：一阴一阳谓之道！我要讲的主要是阳谋，阳谋实际上是一种吻合于历史大势的文化，是看得见的大智慧。

这是一部怎样的书呢？我不知道。它可以是清史，我讲的都是清史上的人



和事。它也可以是一部最为通俗的国学读本，因为在书里面，我加入了大量的诸子言论，并且对诸子思想，作了诙谐而易懂的阐述。当然，它还可以是一本励志书，很多人的事迹与精神都让人感动。

我对读者有何期望呢？人常言，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但是，这仅仅是一句安慰话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情地指出：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，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。能够改变者，是缺点；不能改变者，是弱点。人类的弱点岂能轻易改易？

并且，由于我的知识浅薄、才情有限，本书中的舛误定然不少。故而，我对诸位读者没有些许希望，我只想让大家在没事儿的时候打开翻翻，静静聆听我们祖先的教诲。

邓荣栋

2009年5月14日于汀兰苑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一 章	少年天子	1
第 二 章	“大顺” 不顺	29
第 三 章	李自成的末日	64
第 四 章	江的那一边	73
第 五 章	马士英与阮大铖	85
第 六 章	真正的英雄	107
第 七 章	摄政王多尔衮	127
第 八 章	西南的反抗者	167
第 九 章	虽远必诛	201
第 十 章	江山美人	244
第十一章	人到伤心方信佛	255





第一章 少年天子

我们从一份求职表开始：

姓名：爱新觉罗·福临。

年龄：虚岁6岁，实岁5岁。

民族：满族。

文化程度：基本上是文盲，有记载称，直到14岁时，识文断句还有些困难。

所求职位：清朝皇帝。

爱新觉罗·福临，生于崇德三年(1638年)正月三十日，据多本权威历史书籍记载，福临兄出生的时候，似乎有点儿不寻常，简直有点搞怪。

首先是福临之母庄妃不寻常，庄妃怀孕后，红光绕身，盘旋如龙形，不仅如此，在庄妃生福临的前夜(诞之前夕)，她还做了一个梦。

这个梦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简直有一点儿荒唐。

庄妃梦到，一个神仙，带了一个孩子，来到自己身边，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到了自己的肚子里(梦神人抱子纳后怀)，放进去以后，说了一句话：此统一天下之主也！

不仅孝庄梦到了，而且，孝庄把这个奇怪的梦还告诉了自己的丈夫、年近五十岁的清朝皇帝皇太极，皇太极听后，呵呵一笑，慢悠悠地说道：这是天大的祥瑞，生的如果是儿子，这小子一定能成就大业！（奇祥也，生子必建大业。）

做梦也许还不足为怪，最怪的是，福临生的那一天，永福宫芳香扑鼻，一直到了晚上，这香气也没有散去(香气经日不散)。



福临的形象也甚是特别：顶发耸起，龙章凤姿，神智天授。

虽然这是权威史料的记述，但是，我敢负责任地说，这些都是在瞎掰。

如果生的是仲尼，那么生的时候，史料上的记录一定是祥瑞不断；如果生的是蚩尤，那么不消说，一出生，这家伙就注定要成为乌龟王八蛋。

这是中国古代的天命逻辑，而这种逻辑，一多半是忽悠人的。

蒙对了便说准，蒙不对，全当没说过。遍阅史料，韦编三绝，对于算命这玩意儿，史籍上的记录，是有算必准，那是因为，没有蒙对的，史官压根儿就没有记。

如果福临出生时果真是天降祥瑞，那么他老爹皇太极，一定会把他当做活宝贝，即使福临指着天上的星星说要，皇太极也会想办法给他捅两颗下来。

但是，福临兄并不受皇太极待见，而不受待见之原因，倒不是福临兄出了问题，而是福临兄他妈出了问题。

福临他妈庄妃，并不是皇太极的最爱！

我不是在胡说八道，也不是在信口开河，更不是在标新立异。

皇太极喜欢的，是庄妃的亲姐姐——关雎宫宸妃。

史籍上载有明文：宸妃有宠于太宗！

对于庄妃来说，喜欢宸妃并不要紧，只要宸妃不生儿子便可。可要命的是，关雎宫宸妃生了一个儿子，所以，福临兄出生的时候，他老爹皇太极便把他摆在了不起眼的犄角旮旯里。

还好，宸妃的儿子只活了两岁便夭折了，但是，在皇太极的眼中，宸妃还年轻，让她再生儿子，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，皇太极可以等，他以为宸妃也可以等。

到了崇德六年（1641年）九月，皇太极还在前线和洪承畴干仗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突然接到来自沈阳的书信，信上说：宸妃病重了！

皇太极是用木碗接着鼻血来到前线的，还没有坐稳，又要用碗接着鼻血，马不停蹄、日夜兼程地往回赶（闻妃病而还），军队不要了，仗也不打了，他的脑子里，只有宸妃。

皇太极走到半路上，突然从沈阳传来消息，宸妃已经病故了（未至，妃已薨），



皇太极没有说话，呆呆地愣在了那里，一愣，就是一整天。

愣完了，醒了，皇太极把自己骂了一通，上天让我皇太极来到世间，是经世济民，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不成（天生朕为抚世安民，岂为一妇人哉）？

但是，骂归骂，骂完后，皇太极依旧是疯疯癫癫，悲痛欲绝。

丧事办完以后，底下的大臣们一看，皇帝得了精神病，这还了得，于是，纷纷要求皇太极出去打猎，放松放松，皇太极同意了，可是，打猎的路线不对，回来的路上，又经过了宸妃的坟墓。皇太极又是失声痛哭，悲痛欲绝！

最后，皇太极勉强熬了近两年，于崇德八年（1643年）八月初九夜，无疾而终。

无疾而终，不仅是《清史稿》的记录，也是《清实录》的记录。

无疾而终，从字面上看是暗藏玄机，有人猜测，是不是庄妃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袞共同谋划，毒害了皇太极？

而多尔袞之所以会帮庄妃，他们一定是有一腿的，更何况，在福临当了皇帝以后，张煌言还搞了一个太后下嫁的无解难题。

我没有足够的史料，不能胡乱驳斥，贸然定论。

无疾而终，从字后面来看是隐晦糊涂，据我估计，不仅我们现在不能搞清楚皇太极为何而死，就是当时的人，记实录的人，也搞不清楚皇太极是如何死的，那年代，没有法医，更不可能搞一次尸检，无疾而终，是最保险的记录。

我虽然不能做出某种定论，但我能肯定，皇太极的死，与宸妃有关，不管如何，宸妃死后，皇太极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，真正的爱情，可以让人由生到死。

明朝汤显祖写的《牡丹亭》，就是一个为爱而死，又为爱而生的感人故事。

要是孔丘活到明朝，非雷死汤显祖不可，子曰：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！

孔丘认为，对于一个真正的君子来说，高兴与郁闷，都有一个度量，就是再高兴，也不能吃喝嫖赌；就是再郁闷，也要珍惜身体健康。

吃喝嫖赌与过分郁闷，在孔丘的逻辑体系中是等价的，吃喝嫖赌与过分郁闷，都是在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自戕身体，大不孝也。

皇太极是一个出色的人：内修政事，外勤讨伐，文武双全，颇有建树。



当我说出皇太极是出色之人的时候，肯定会挨骂，甚至挨揍，因为多数历史学家均指出，皇太极犯过极大的错误：死后未给自己指定继承人（储位未定）！

有些人，一生糊涂不断，安然无恙，此为小事糊涂，大事聪明；有些人，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，偶尔失足，大厦即倾，人亡名毁。

智慧的最高境界，为知道何时当糊涂，何时不当糊涂，故而，该糊涂时糊涂，不该糊涂时不糊涂，明哲保身，济世安民，其人如神！

所以，子曰：智可及也，愚不可及（智慧是可以达到的，糊涂是不可达到的）。

皇太极兢兢业业，突然失足，在多数历史学家看来，他是在该糊涂的时候不糊涂，而在不该糊涂的时候，一塌糊涂，皇太极，是地地道道的失败者。

没有皇太极的遗嘱，下一任皇帝该谁来做呢？

对于皇帝这行当，汉族人的继承法，地球人都知道：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。倘若没有儿子，兄终弟及，或者过继一个。这种情况，是立子还是立弟，多半还是靠实力说话。

满洲人的继承法与汉族不同，努尔哈赤规定，对于皇帝这行当的继承法为：贵族公推！

简而言之，就是皇帝由八旗的旗主、贝勒共同投票，选出合适人选。

如果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考虑，满、汉两种继承方法都不够英明。

对于汉族，法定继承是大于遗嘱继承的，换言之，皇帝这行当，只能如是传，这是规矩，就是皇帝自己不愿意，也是白搭，选出来的即使是烟鬼、色鬼、痴呆儿，一切皆由天命。

比如，万历皇帝朱翊均，他就不想立自己的大儿子做皇帝，他想立自己的三儿子，结果，大臣与他打擂台，朱翊均郁闷得不上朝，又搞了个明宫三案，明朝就此衰落。

但对于满洲人的继承法，压根儿就不要遗嘱，但是，法定继承方式又太过搞笑。

法定继承，为强制性规范，要么规定哪些人该继承，要么规定哪些人不该继承，倘若不做强制性规定，你争我夺，扁担锄头，头破血流，徒耗财力。



比如，努尔哈赤死后，没有立遗嘱，搞得大家为难，先逼死了多尔袞他妈阿巴亥，继而四大贝勒当政，皇太极看阿敏不顺眼，搞定了阿敏，至于莽古尔泰，死后也被倒腾。

但是，我要说，这些都是从继承法来考虑的，现代继承法的一般要求为：遗嘱继承在先，未有遗嘱继承，则搞法定继承，但是，法定继承必须为强制性规定。

如果把这套原则拿来搞皇帝这行当的继承，也未必好，因为要先立遗嘱，在皇帝死的时候，有的皇子还小，皇帝认知水平又有限，选出来的人，未必适合治国安黎庶。

先皇如果不立遗嘱，按照强制性的法律继承，强制传位，那么烟鬼、色鬼、痴呆儿，都可能当皇帝，皇帝质量不合格，则昏庸无道，万民之灾，国家之乱。

当然，也不是因为我聪明，才看到这一点，儒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，皇帝的产生方式太过特殊，所以其质量不敢保证，故而，儒家想出一个办法：找个好丞相，辅佐皇帝。

明君贤相，是为最佳组合；明君庸相，还算凑合；昏君贤相，只要丞相不搞政变之类，也还过得去；昏君庸相，那就雪上加霜，这样的国家，多半儿会混到亡国的边缘。

只可惜，朱元璋先生到了洪武年间，罢黜丞相，永不再设。故而，明朝的君主都怪得很，眠花宿柳者有之，数年不朝者有之，信道士者有之，做木匠者亦有之。

至此，我们得出结论一：就国家安危来看，有没有遗嘱，其结果是一样的。

据皇太极死时的政治形势来看，接手皇太极家当之人，当肩负大任。

皇太极一生两征朝鲜，三征蒙古，三征索伦，五入中原，控制了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但是，他还想征服，而征服的对象，是南方的明朝。

但是，皇太极没有立即去做，因为他老爹说过，明朝就像一根大木头，伐大木，先要慢慢砍掉大木的枝丫，皇太极虽然搞得很热闹，其实所做都是砍枝丫的小事儿。

不是皇太极不想砍大木，而是他知道，自己根本就不是伐大木的那块料。

皇太极当大汗的第一年，以为是父亲的无能，败给了袁崇焕，所以，皇太极

